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十六回 酒店主有心尋孽障 花媒婆無意泄機關

話說譚叫天自與姚四分頭搭班，一個人了三慶，一個人了春台，合租了粉房琉璃街一所小房，兩家同住。姚四占了上房，叫天住在對面。姚四本是個摸海教，世祀魔神，便在當屋裡，供了些什麼金角大王、醜臉大王、師曠十二教主、樊三真人、王四先生、青衣九相公、大趙將軍、小趙將軍、陳三公子、章玉老娘、林夫人、蔣四姑、朱、楊二仙姑……也有塑的，也有畫的，卻都是清朝打扮。有的人身獸面，有的玉貌朱唇，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滿牆滿桌，約摸有一二十位。離奇古怪，把堂屋變作魔窟一般。內中那個師曠十二教主，手中捉把胡琴，瞪著一雙盲眼，好似不認人的樣子，最為難看，據姚四說，這尊神道，最無度量，不懂外場，動不動要作祟；幸虧法力平常，不成大患。也沒多少降福的去處，只那些油蒙了心的愚人信服他罷了。所以姚四雖設他的神像，不甚頂禮，然而對於別的神靈，卻十分虔誠。遇有喜慶日子，便剝些驢肉的丸子，配上蝦米韭葉，在座前供獻。

叫天這邊，也供著一軸畫像，是白衣大士、碧霞元君、關夫子、孫真人、趙玄壇、增福財神，和他本行祖師，與姚四供的大不相同。

那年三月十五日，玄壇趙天君神誕。叫天帶了妻子，燒香致敬。剛叩下頭去，姚四那裡的神，便倒了許多。次日姚四對叫天道：「兄弟，你要供老爺和趙天君這一路的神聖，莫如到廟中去，家中不必設像。昨日趙天君前來受享你的香火，我家的神聖，都嚇得跑掉。那走不及的，已吃神兵捉赴斬妖台。可憐這些男女神道，只有大小趙將軍，和章林二位聖母，還拿得刀劍，其餘都動不得武。師曠十二教主，瞎了眼，一步也不能走，只扯著王四先生，一同躲在你家金福的褲襠裡，才有容身之地。再過些時，就是五月十三，你若虔心請得聖賢爺龍駕降臨，我家的神，莫想一個得活。因此給我托了個黃梁子，求你把所供諸神，除祖師爺不算，其餘都送了吧！自古饒人是福，你若饒得這伙神道性命，必有好報。」叫天依言，果把那軸畫像焚化，另繪單身祖師供養。

豈知正神送走，邪神登時作起威福，常在叫天這邊拋磚打瓦，只沒一個敢惹金福。先還不攪姚家，自姚四妻室病故之後，他們嗔姚四供獻不虔，索性連姓姚的也作踐得不堪。姚四夜間起來小解，眾神道大顯神通，把他溺壺砸破，弄得被褥淋漓。姚四無可奈何，次日清晨，向叫天說知。叫天道：「一樣的供神，本不該供這些邪神，你不必耽著世代供奉的老例，竟把他撤了吧！」姚四聽了，立刻心粗膽壯，掀翻供桌，把這些不歸三教的鬼怪，撕的撕了，打的打了，霎時毀個乾淨。說也奇怪，從此家宅平順，魂夢不驚。

姚四酒量甚好，常在侯家酒店吃酒，同侯老兒十分熟識，便給他的女兒說了譚家的這門親。有人對叫天道：「侯家雖是安分良民，他的親戚，不少的混混兒，怕不好鬥。」叫天倒沒說什麼，姚四卻嚷起來道：「怕什麼？都有姚四祖宗呢！」那人無言而去。兩家訂姻，不到二年，叫天的老婆死了，他本沒什麼積蓄，兒子金福又因為變了嗓子出科，不能掙錢。出了這樁岔事，如何得了！虧得姚四替他各處張羅。同鄉之中，餘三勝、餘四勝都幫錢，夏大發幫人力，三慶家自程長庚以下，各有贈儀，厚薄不等。內眷裡面還請了沈小慶的老婆，及他的嫂子沈大腳幫忙，這場喪事，總算敷衍過去。

不料姚四受了勞累，因此害病，臥床一個多月，方才痊癒。這時到戲園消他的假，見著沈小慶，偶然提起郝德寶、毓四的事情。姚四聽了怒道：「毓四如此可惡，真正該死！只這些本子，不該便宜了毓五，應當給他追出來才是。」小慶道：「郝老太太現歸毓五養活，這本子理當隨著郝老太太。我班中已排了十幾出黃天霸的新戲，何耕■死後，和春已散，那出《拿火龍》也歸了我們。我正給唐玉喜那個孩子說母龍呢。這班裡不少戲唱，誰希罕他的本子？況且毓四已經吃安子弄殺，毓五並不真心替兄申冤，僅借此撒個大網，騙人的錢用，可算是難兄難弟。如今安子也把科班遣散，這件事總算報應不爽，我們何必再去搗亂？」姚四道：「這話也是。只那出《拿火龍》，是唱不得的。館子裡屢次的走水不必說，連裡頭唱過一回，還招了圓明園的一把火，你排它做什麼？」小慶道：「戲名我已改了，頭本改作《慶安瀾》，二本改作《蓮花塘》，不叫做《拿火龍》，那火龍未必再會降災了。」

當日戲完，姚四回來，同叫天說及毓四，還恨恨不已道：「可惜我病了，不曾賞他一拳。」叫天道：「四哥的拳重，他如何挨得起？」姚四道：「這話不錯，他反正是死了，只便宜我少打一場人命官司。郝德寶人雖乖張，卻頗敬重我的能耐，我也佩服他的膽子寬，他這一死，在行裡總算少了個好老。」叫天點頭感歎。

一宵無話，次日是個忌辰，二人通不下戲房。金福出去溜彎兒去了，叫天關了門，將到房中，姚四走來閒話。正說得高興，外面有人拍門，叫天開門一看，乃是侯老兒，便讓將進來。三人在房中坐定，叫天道：「親家到此，必有所為。」侯老兒吞吞吐吐了半天才道：「我是為我們姑娘的親事來的。」姚四道：「你莫非催親來了？本來金福大姪兒，今年十八歲了，我的弟妹又歿了，我兄弟家中內裡沒人料理，這事也是不容緩的。」叫天道：「說是這般說，只我現在手裡，窘得厲害，哪有力量辦這件事？望重兒的親事，等脫了孝再提吧。我們俗等之人，原不必象書家兒，必要守著老聖人定的大禮，過那二十七個月。可也得看家計兒。」姚四道：「這算什麼，你要怕沒錢，我找餘三勝去，他是咱的鄉親，多少也得給個把兒，再差三二十，哥哥還墊的起。你只管放大了膽子辦事，都有哥哥呢！」叫天道：「餘三爺侍望重兒是很好的，常說他是個材料，將來必成紅角，和他一樣。那沈小慶的兒子沈三元，又叫沈全奎的，比望重兒大三歲，也唱老生。餘三爺說他差的多，早晚打打硬裡子拉倒。望重兒變了嗓子，不能掙錢，餘三爺已經幫過他好幾次。再者你弟妹的喪事，他又幫了大份的錢，四哥是知道的，我怎麼再好意思跟他張嘴？四哥的光景，比我強不得幾分幾釐，我怎好累你？依我說，還是緩緩手再辦不遲。」侯老兒道：「你們少爺也不小了，我們姑娘也該出門子了，你等的了，我可等不了。我沒兒子，恨不得早招個姑爺進門，才有靠傍。我們老伴，更是急的了不得。我也知您這幾年運氣平常，辦不起喜事，您剛才嘴裡的話，全是我心裡的話，我准信全是真的。我簡直跟明鏡兒一般，所以我才來找你商量。」姚四霍地跳起來，把大指一伸道：「高哇！你真夠朋友！你的來意，我已明白，莫非打算兩家的事，歸你一個人辦？不用他譚家一文？我也和明鏡兒似的，這一猜定猜著了，真是八輩子修不著你這樣的好親戚。」侯老兒道：「姚爺，別說這一廂情願的話。我這兩年生意也不好，發嫁姑娘，還可以對付，哪有力量再管男家。您可不是明鏡兒，簡直猜走了磅了。」姚四道：「咦？我竟沒猜著，依你要怎麼辦？」侯老兒咳嗽了兩聲，才說道：「我一個人辦不了兩家的事，莫如譚少爺另找管得起兩家的闊主兒再訂婚姻，我也把女兒改許別姓，免得彼此耽誤。乾造的庚帖，我已帶來，坤造的庚帖，譚老闆賞給我吧！您總算發個慈悲，可憐我這無兒望女的人就結啦！」說時便把乾造的庚帖硬塞在叫天手裡。姚四早搶過來道：「老小子！少說這不懂交情的話。我是原媒，你這宗辦法，不但是搬姓譚的，簡直是搬我姓姚的。我第一個不答應。」叫天道：「我也不能答應。」可是他心裡有了氣，聲音發顫，比不上姚四的乾脆。侯老兒道：「女兒是我養的，誰也作不得主！譚志道，快拿坤造的帖子來！」姚四大怒，劈臉就是一掌，打得侯老兒火星直冒，他知姚四拳腳厲害，一溜煙跑了。叫天關好門，對著庚帖，坐在屋裡發怔。姚四道：「兄弟不用愁，反正不讓他退親罷了。」叫天歎氣不答。姚四往自己那邊而去。

不多時，金福回來，拍著門環，叫老子開門。那姚四的兒子姚齊山，一覺方醒，懵懵懂懂走至門邊，一面開門，一面順口應了一聲。金福道：「你怎麼占我的便宜？」輕輕地打了他一掌，齊山笑著跑了。金福走進房中，見叫天好似同人忤了氣的模樣，問起原故，叫天指著庚帖道：「你還問呢！你瞧，那不是因為你？」遂把方才的事，說了一遍。金福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了不了的事。他不過嫌貧愛富，不見得我們就窮一輩子！那個老頭兒眼皮子非常的淺，只我們設法抓他百十兩銀子，這事敢道是完了。只四大爺這一打，卻打的莽一點兒。但我們既已莽了，索性給他個莽到底，敢也拗得他過！」叫天道：「百十兩銀子，談何容易？這莽到底，也不是個善法。經官告狀，我又打不起官司，這件事你到倒莫看的太輕了。」金福道：「老爺子太善了。我總得想法子！叫老爺子一錢不花，靜等媳婦兒進門。」叫天只是搖頭。聽了聽姚四還在那邊屋，提著侯老兒的名字叫罵，直罵至睡時方罷。

明日，姚四、叫天都往戲房演戲。姚四散戲歸來，剛走至五道廟南口，忽地一陣風似的，往頭上打來，姚四是個慣家，認定是一根鐵尺，側身閃過，只輕輕的用手指一點，那人仰面倒了。姚四冷笑一聲，徑自回家。吃完晚飯，對齊山道：「我手裡還捏著一個老幾的命呢！待我去救他活來。」便重複走至原處。只見許多的人圍在那裡。姚四闖入人叢，看那人還在地下倒著，鐵尺放在一邊。姚四道：「眾位爺台，我是唱戲的姚四，同這個人素不相識，他無故用鐵器打我，我沒法子，用點穴法把他點倒。只我也是個好漢，豈肯把他治死？反要給他償命？如今特來救他。」說著走過去又點了一下，喝聲起，那人真也聽話，果真伸拳舒腿爬了起來，眾人齊聲喝采。有那好管閒事的，要拿他送官。姚四道：「不必。」那人喘息定了，撇了鐵尺，轉身便跑得蹤影全無。有認得他的道：「這小子喚作量天尺董二，是個混混兒，專在街上撒野打架，今番卻吃了虧。姚先生雖然饒他，只怕他未必甘心。」姚四道：「這樣乏貨，來他幾萬，又怕什麼？」眾人各散。

姚四把他鐵尺帶回家中，此時叫天亦回。姚四把這節事向他說了，叫天沒作理會。金福站在旁邊道：「這董二我倒有些曉得，他是小王子趙大的徒弟。」姚四道：「趙大同侯家是親戚，這事定是侯家支使出來的。但想打姓姚的，卻是失了主意。」叫天道：「四哥雖然英雄，但你拳頭太重，前番在荊州險些把我嚇死。今日董二，只算僥倖。依我看，大事化作小事，小事化作無事。侯家這門親事，退了也罷！」姚四道：「那也不能由他。」叫天低頭不語，看天已不早，各自去睡。

一連數日，姚譚兩人，不過戲園唱戲，沒甚可說之事。只叫天想著侯家，便坐立不安。姚四勸他把乾造庚帖給侯家送去。叫天雖然答應，卻不認真去做。金福道：「這張庚帖，娶親之日，反正得給我們拿來。依我的見識，送去不送去，倒不吃緊。」

有一天，姚四剛起床，聽得拍門之聲，如同播鼓一般。姚四道：「這斷不知是死了爺，還是走了水，來給老子送信。」大踏步出去開門。方拔下門門，只見一道冷森森的刀光，從頂樑上直撲過來。幸虧姚四身子靈便，往旁邊一閃，把刀落了一個空。姚四順手把門門向那人攔腰打去，只聽「哎呀」一聲，那人跌在街心之內。姚四跨出門來一看，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小王子趙大。趙大跌倒的時節，手中那把刀正飛在一個同黨的腿上，立刻起了一陣喧嘩。姚四定睛看時，只見許多匪類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一個個手持器械，足有三五十人。那條街本來狹窄，早擠得風雨不透，大有群狼當道，搏人而食的樣子。姚四毫不懼怯，索性把門門放下，執定雙拳，使個門戶，叫聲：「來！來！來！」這些匪類口中嚷打，兩腿卻不敢向前。姚四提著那條鐵尺，正要搶將過去，吃姚四劈手一把，奪了這條鐵尺，喝退齊山，對著眾匪道：「你們的腦袋，可有這鐵尺結實？」眾匪面面相覷，一言不發。姚四將那鐵尺，用手一折分為兩段，掄著拳直奔眾匪。眾匪發聲喊，抱頭鼠竄而逃。趙大連滾帶爬，也算跑了，只落了一地的花槍、棍棒、虎尾三截棍、攔馬槓、竹節鞭、短刀、鐵尺、鐵刀各樣兵刃，倒把這條粉房琉璃街，變成了武器庫。

姚四恰待追趕，叫天搶至身邊，同金福拼命的把他拖回到了家中。叫天道：「這裡面為頭的恰是趙大，我們和他沒仇，他同侯家有親，眼見那是侯家支使出來的。我早說退了這門親就是，四哥切不可因我又鬧人命。」金福道：「這些匪類，已經喪膽，諒不敢再來，四大爺不消追了。我自有主意，叫姓侯的吃我一驚。」姚四氣猶未息，只冷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是太便宜了這斷們。」三人正在這裡講話，姚齊山早把那匪人丟下的兵器，抱將來家。姚四隻選了一具攔馬槓，金福也撿了一口短刀。金福問：「這攔馬槓怎樣用法？」姚四道：「你若愛這家武藝，待我慢慢的傳授。」金福大喜。當時姚四就在院中把那攔馬槓使了幾路，金福默記在心。從此跟著姚四學習這宗本領。起初的時節，自然有劣蹶之處，過了十天，漸漸嫻熟，不過不如姚四神化罷了。

那日金福使完了幾路攔馬槓，到街上閒步，忽聽有人叫聲：「譚少爺！」金福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沈大腳。金福忙上前行禮，叫聲「大媽」，還謝了她上次幫忙喪事。沈大腳道：「譚少爺，你同侯家退親的事，怎麼樣了？」金福道：「正不得清楚呢！大媽怎麼曉得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我腳踏百家門，這些事豈能瞞得過我？我告訴你，這事全是你丈人、丈母娘兩個乾出來的。你的令正不十分願意。昨天她背地裡還抱怨她父母老家兒糊塗呢！」金福聞言，笑了一笑，不曾做聲。沈大腳道：「我聽老輩子說過一段故事。有一家子，有個閨女，許了一家窮人，後來嫌貧愛富，把女兒賣給大官家作妾，這女子也甚願意。誰知這大官的太太十分厲害，把這女子折磨的不堪，這女子急了，只好投河自盡，卻被那個窮人救去。此時窮人已經發跡，另娶了妻，這女子的父母，偏又死掉，這女子無家可歸，這窮人便把她作了二房。白失了一次貞節，仍是嫁了這家，還降妻作妾，豈不可笑。你這令正，比這女子就大不同了。」說罷自去。

金福站在那裡呆想一會，慢慢歸家，只見叫天坐在房內歎氣。金福道：「老爺子，莫非又是為侯家的事？」叫天道：「正是。剛才侯家煩了一個人來，硬要庚帖，我是方從戲館回來，你四大爺還沒來家，這人十分的不講理。說我們是唱戲的人，在娼優隸卒之列，不配和清白良民作親。非把坤造庚帖給他不可。我同他爭執不得，只好找出那帖子給他拿去了。」金福道：「老爺子太老實了，這人是個什麼東西？敢如此的胡行？」叫天道：「他說姓趙，在宅門裡當管家。他的主人，本是位都老爺，現在升了京堂，署過侍郎，很有權勢，我怎麼鬧得過他？」少時姚四從戲館回來，聽知此事道：「兄弟你著了鬼，這個人我是曉得的。他叫小趙，小王子大趙就是他的姪子。他是剃頭的出身，同何景愚拜過盟。他主人和方松齡相好，久被別人參了，在京裡閒住。倚仗作過官，專在街面上想人的錢用。這小子幫著出主意，連蒙帶騙，一年也能弄不少的白花花。他說的京堂侍郎，滿沒那麼一宗事。不消說，又用了老侯幾文，才來給他出這氣力。你等著，我去找他，不打下他半截來，不算好漢！」叫天聽姚四說打字，嚇得連話也講不出，只把兩手攔著不放他走。金福道：「四爺不消生氣，老爺子莫要著急。我今兒遇著沈大腳，已經把侯家的底裡打聽明白，要弄這媳婦兒過門，甚是不難。雖說得同他用莽，卻不是這宗莽法。」姚四道：「依你便怎麼？」金福笑道：「兵機不可洩漏。」姚四道：「你這孩子，素有智謀，比我強的多。這是你關心的事，想必你另有辦法。你爸爸又不願意我打架，我只好暫忍幾天，等你不做圓時，我再替你出氣！」金福道：「沒個做不圓，您只管放心。」議論至夜半，各自就寢。

從這第二日起，金福帶了那口短刀，時常在侯家酒店左右巡視。一連數日，不見侯家店中有人出入。金福悄至門前一看，卻是修爐灶，暫停生意。金福暗暗喜道：「這正中我的機會。」一日清晨，見侯老夫婦同沈大腳一齊出來，金福連忙躲在一旁。侯老夫婦向南，沈大腳向北。向南的走得遠了，金福緊了緊步，追上沈大腳，把她喚住道：「大媽，今天敢是又往侯家去，替她家做媒嗎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是的，他家死乞白賴的托我做媒，我不能不去。可是我已經起了誓了，這家這件糟事，給我多少媒錢，我也不管。我告訴你，侯家這位姑娘，實在可憐。退親的事，她十分不願。只是作女兒的不能自家開口罷了。日後另找主兒的時候，總算麻煩，只怕和她父母唱出《三擊掌》都不一定！可笑你家大人，怎麼聽那小趙的話，白把坤造庚帖給他？這麼一辦，簡直把她和父母看作一路，辜負了人家的心啦！」金福道：「侯家這兩個老貨兒，往哪裡去？」沈大腳道：「今天是老侯的舅嫂生日，他兩個是拜壽的。」金福道：「他女兒可在家裡？」沈大腳道：「今日是姑娘交運的日子，不見生人在房裡藏著呢，我方才卻沒會著。只是你兩家已經退婚，這位姑娘與你沒相干了，你還問他怎麼？」金福道：「我不過隨便問一句，沒甚要緊。將來我的親事，還要托大媽留意呢！」沈大腳道：「在我身上。」說著轉身走去。

金福見她去得遠了，放開腳步，直奔侯家酒店，用手推了一推門，關得甚緊。一看牆屋不高，四顧無人，暗道：「這個機會不可錯過。」便颯的一聲，從身邊掄出短刀，跳上了房，縱身飛下院中，叫聲：「侯家姑娘，有人來了，你快出來！」